

東文選

一百二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7777
冊數	130 (102)
函號	函 116 1



皇文正集卷之二十一

庚

聖帝位德東海

詩以詩為有龍靈有龍靈物安旋則天極其術固

不期而相問也位德靈及十言歌中八仙致情然

若蓬萊與靈山相類不在文身而同道其術靈

二作八仙圖以與子受之政相與共其術靈

若蓬萊與靈山相類不在文身而同道其術靈

若蓬萊與靈山相類不在文身而同道其術靈

若蓬萊與靈山相類不在文身而同道其術靈

東文選卷之一百二

跋

題李佺海東耆老圖後

李仁老

詩與畫妙處相資號爲一律古之人以畫爲無聲
詩以詩爲有韻畫蓋模寫物象披割天慳其術固
不期而相同也僕嘗讀杜子美飲中八仙歌恍然
若生於天寶間得與八仙交臂而同遊焉其時畫
工作八仙圖以與子美之歌相爲表裏用傳於世
者蓋不少矣乃何聞然無一人傳之以至於今耶
是知解衣磐礴之巧其不及詞人一嘯之功審矣

今見李佺所畫海東耆老圖蒼顏華髮輕裘緩帶
琴瑟詩酒欠伸偃仰之態無不得其妙者雖不見
標誌可知其人則足以垂名於不朽矣况乎太尉
公作詩以增益其光價與李佺崇班存夫之子世
以畫名海東云謹跋

題張學士雙明齋額題後

書之理一而其體則百變不可以得窮也苟知其
本雖龜龍魚鳥之書鍾王虞褚之法隨所揮灑無
不可者比如良馬奔馳於蟻封曲垤之間縈策如
飛終無蹶躓則其在於康衢也必能追躡風電一

抹萬里可知矣故東坡云真如立行如行草如走
未有能行立而不能走者也僕往於屏障間見張
學士飛草即謂人曰草亦尚爾真則可不問而知
今見雙明齋題額點畫精強力出於外而得徐家
之風骨則有以喜吾言之不妄也謹跋

吳德全戟巖詩跋尾

李奎報

吳德全為詩適邁勁俊其詩之膾炙人口者不為
不多然未見能押強韻儼若天成者及於北山欲
題戟巖則使人占韻其人故以險韻占之先生題
曰北嶺嶢嶢石邦人號戟巖迥椿乘鶴晉高刺上

天威採柄電爲火洗鋒霜是鹽何當作兵器敗楚亦亡凡其後有北朝使能詩人也聞此詩再三嘆美問是人在否今作何官儻可見之耶我國人茫然無以對予聞之曰何不道今方爲制誥學士之任耶其昧權如此可嘆哉云

李史館允甫詩跋尾

予友李史館允甫以嘗所著詩賦雜著五十餘篇袖而來示之予讀既將還之曰彬彬乎文彩之備也詩挾風人之體賦含騷客之懷其若無腸公子傳等嘲戲之作若與退之所著毛穎下邳相較吾

未知孰先孰後也子不爾則吾何以與之友也予不知子則子已迴首背馳雖一日十過吾門終不一枉顧也雖然寧不與子交其文可蓋耶

睿宗唱和集跋尾

夫天下之未至大平則雖好文之主有不得與學士詞臣吟詠風月以遂優游之樂矣屬大平多暇上不喜文章則雖才如沈宋燕許安可預清燕侍從得爲雍容賡載之事耶伏聞睿廟聰明天縱制作如神席大平之慶乘化日之長常與詞人逸士若郭璵等賦詩著詠樞金振玉動中韶鈞流播於

人間多為萬口諷頌實大平盛事也今所謂睿宗
唱和集是已行于世久矣臣未得奉覽始於某人
家得而拜讀想目覩當代之君臣慶會嗟嘆不足
不覺涕之橫流也第恨不得生於其時綴詞臣之
尾以鼓缶俚音續天章之末耳然今上尤好文但
朝夕致大平則臣亦庶幾矣又何恨不生於彼時
哉

全州牧新雕東坡文集跋尾

夫文集之行乎世亦各一時所尚而已然今古以
來未若東坡之盛行尤為人所嗜者也豈以屬辭

富贍用事恢博滋液之及人也周而不匱故歎自
士大夫至于新進後學未嘗斯須離其手咀嚙餘
芳者皆是其摹本舊在尚州不幸為虜兵所焚滅
予無了遺矣完山守禮部郎中崔君址好學樂善
君子人也聞之慨然方有重刻之志時胡騎倏來
忽往間不容毫州郡騷然略無寧歲則似若未遑
於文事而太守以為古之人尚有臨戎雅歌投戈
講藝者文之不可廢如此以是邑之大也此一畝
么麼事咄嗟可辦而若以彼區區戎醜之故將姑
息以俟大平庸詎知後之來者又因循姑息便不

成吾志耶遂直斷聞于上上亦好文欣然允可於是當虜之未來間農之未作使之雕鏤不日迺畢費不煩而力有餘矣非夫幹事貞固綽有餘裕者孰於此時成大事如此其敏耶其爲政之大體亦可知已君於予爲門人故託以標識予亦嘉君之以他邑之亡書以爲私憂移之其邑汲汲於補益學子以是粗書本末以跋其尾云

書司馬溫公擊瓮圖後

古之論者有謂司馬溫公自爲兒擊瓮時已有活人手段此誠的論也君實果歷相四朝奮發謀議

興利除害安國家濟蒼生可謂宋之社稷臣也此非刻勵習熟而爲之其漸已見於乳臭中固受之天者或曰君實能鍛成其才適會居位輔政有以濟蒼生耳凡善惡與習而遷兒時事不足爲的驗也予曰非也昔孔子爲兒時嘗陳俎豆爲戲果與文教爲萬世師然此聖人之事不可以常品論之若以常品觀之予少時怯乘馬馬有駸駸其足者面蒼然無生色甚戰也至今尚爾畏騎駿足凡奉使乘傳必擇駑者而後馭之又生二歲時常喜執書冊以手指點其字而若將讀之父母曰此兒當

業文者也今果以進士出身備小儒之數由此觀之君實之擊斃天性也其安國家濟蒼生固亦受之天者非熟習而為之者審矣何謂兒時事不足為驗耶非特此也凡善惡勇怯仁與不仁孝與不孝皆於兒時可略見也何獨司馬也耶

書韓愈論雲龍雜說後

愈之說曰龍噓氣成雲雲亦靈怪矣龍之使能為靈也若龍之靈非雲之所使靈也然龍不乘雲無以神其靈異乎其所憑依乃所自為也韓之說如此予謂之曰非獨龍也人亦猶爾言龍而不及人

何也詳味韓之意以龍而喻人喻人而不及人欲令意有所蓄而不直洩也夫粲乎文章鬱乎詞氣皆人之所自吐也絢焉為錦繡羅縠峭焉為高峯絕岸舒也卷也彤也青也皆類雲之紛紜翕霍千狀萬態也則可謂靈怪矣其靈也乃人之所自為而非文章才藝之能靈人也然人不憑文章才藝亦無以神其靈也且乘龍不能與雲唯神龍然後興之則非雲之靈其龍審矣然龍不乘雲無以神其靈庸人不能吐文章詞氣唯奇人然後吐之則文章之不能靈人亦審矣然人不憑文章亦無以

神其靈則神龍與詩人之變化一也請以此洩韓之微也

書檜巖心禪師道號堂名後

李齊賢

書心畫也觀古搢紳君子手跡森嚴有法度足以想見其爲人至若我聖祖仁王明王翰墨之妙特其一事規模氣象亦非臣子所得而髣髴者矣主上殿下大書直指堂月潭五字以賜檜巖心禪師如千年直幹所以架屋萬金羨璧琢之成器與夫烏衫袖白須髮而學之者不可同年而語豈非天縱多能得之自然歟心公北游燕趙南抵湖湘

歷叅尊宿爲千巖無明長老所印翰林歐陽承旨作偈以美之余嘗造其室扣以六祖壇經其言約而盡使人不厭聽其蒙展待於吾君親紆寶札焜耀山門蓋非幸也

檜翁裨說後

客謂檜翁曰子之前所錄述祖宗世系之遠名公卿言行頗亦載其間而乃以滑稽之語終焉後所錄其出入經史者無幾餘皆雕篆章句而已何其無特操耶豈端士壯夫所宜爲也荅曰坎坎擊鼓列於風屢舞婆娑編于雅矧此錄也本以驅除閑

閱信筆而爲之者何怪夫其有戲論也夫子以博奕者爲賢於無所用心雕篆章句比諸博奕不猶愈乎且不如是不名爲稗說也

及菴集跋

李仁復

及菴閔公於予爲先達其外孫敬之過予言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吾外祖功德之美載於國史者甚悉吾不謀可傳也若其詩累百篇尤爲有美而不傳於世責將誰任吾故集而刊之以廣其傳益齋先生首爲之序淡菴牧隱兩公又從而引之蓋哀小子之勤而欲使吾祖之

美不泯於將來也予嘗與吾祖遊可獨無一言於此乎於序詩者言之文也言出於心而成文豈淺之爲詩者哉及菴以醇厚之資遭遇盛時其所以存養其心者有素故其詩冲淡高古讀之使人知有作者之風而見稱於三君子者若是何待予言而後爲可傳耶雖然敬之不以予爲不文俾書所以纂錄之意敢用其言以示來者云

題勤說後

李穀

胡君仲困作勤說以貽洪守謙揭君以忠續而勉之本之天地陰陽之化推之王公士庶之道農工

商賈之事而終之以數學之說言簡而意盡實有
補於學者也夫勤者惰之對余惰者也觀其說不
能無愧于心乃數其不勤者而自訟之曰勤則為
君子惰則為小人勤則可至於富貴而惰則卒至
於貧賤此理之常也余少孤而事母支體不勤而
甘旨是之一也及其志學詩書不勤而嬉遊是好
二也方其入仕事務不勤而俸廩是糜三也公卿
之門伺候不勤而退縮是甘四也交友之際往來
不勤而施報是後五也惰之為病一已足矣而有
五焉其欲為君子而至於富貴難矣哉守謙幼而
好學當務于勤而去其惰則余在三人可師之一
然勤有義利之分鷄鳴孜孜蹄跡俱有焉故必以
敬為主守謙其思之

跋福山詩卷

式無外嗜詩者也會走京師求詩公卿間今中書
許公翰林謝公搢紳知名者皆有贈焉自是苟有
能詩聲無問遠近必就而徵之東國士大夫亦以
此愛之也昨晚袖福山詩來求余跋余雖不識福
山山不於深山窮谷槁木其形寒灰其心而求其
所謂寂滅者乃能留意於鑿奔走萬里急於活人

而緩於利已則其人可知已視彼逃賊亂倫而無益於世者則不侔矣今之歸江南也詩人敘其事余既愛無外重違其請而題其後

題明極卷後

李崇仁

浮屠明極者以其號求士於方之內之外若幻菴翁之偈韓山子詩若銘所以暢明極之旨盡矣雖然吾嘗聞有曰明命者有曰明德者未聞有明極也蓋浮屠氏之說而字義偶與吾所聞者同也由吾之說而推極之則民彝物則煥然昭著其效至有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者矣師於所謂明極將何

如也無亦有一段靈怪炫耀人天而吾之昏未足以知之乎師歸問幻菴翁而有得焉幸有以開發吾也

題金可行詩藁後

三百篇為詩家宗祖聖人嘗論之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論詩之至也詩道之變極而論者往往不本於情性惟一句一字之工拙是求余之病此久矣雞林金可行以其所作詩藁見示造語雅馴寄興深遠忠君愛親尊師親友有關於世教者十之八九

予讀之悚然歛衽曰有是哉有是哉嗚呼詩不可
以偽爲也岷之蚩蚩不能掩淫泆之情孟德短歌
不能掩篡奪之謀曾謂詩之發不本於情性乎可
行遊予門十年于茲固樂其爲人詩乃餘事也而
又如此積於中形諸外信哉余於可行寧不益加
愛重乎雖然可行豈自足哉其於學問知進而不知
止焉者也予故引聖人之論詩者題其卷嗚呼
學問之功卒至於思無邪則詩不足論也可行勗
之哉

題千峯詩藁後

自余遭放逐爲東西南北之入入率掉臂去戒勿
相親而浮屠往往有相見訪者有相書問者於星
山得敬蘭於長興得學南省敏於西原得尚衡於
中原得屯雨斯近蓋皆遺外聲利而逃空虛者也
雨從余旅寓月餘一日出其所作詩一秩見示清
而不至於苦拙而不至於野腴而不至於膩讀之
愈久而愈不知倦焉世傳唐九僧集予嘗竊窺其
梗槩雨之所得豈肯多讓乎彼哉雖然詩之工拙
不足以論吾雨也雨之於予非有族黨之好也鄉
里之舊也濡沫相資之恩也而相從於患難之中

略無畏忌是其所得又當在於詩之外而後之觀
雨之詩者荀徒曰雨詩僧而已則爲未知雨者也
余故併著其爲人者云雨號千峯幻菴之高第也

書上札補正雪菴大字卷後

李穡

元興百餘年文理大洽四方學士咸精其能蔚乎
一代之盛矣是以論者謂其文似漢其詩似唐其
字似晉至於大字獨推雪菴爲稱首雪菴不知何
所師然自唐顏氏以來罕有及者名豈虛得也哉
恭惟主上殿下以天挺之資不因師授深得大字
之法如大華插天巨靈擘開鼎淪泗水萬夫莫取

其沉重峭勁有如此者使雪菴有作尚能獨步乎
哉然且謙光若虛不有其美猗歟休哉知申事臣
興邦得雪菴所書韋應物詩二首缺首三字又點
畫之缺者若干字一曰上在書筵進之上曰吾閱
雪菴字多矣此最得意者汝知之乎其用墨有法
既而楷書所缺畫戟森三字并補其點畫出以賜
興邦且諭曰雪菴大字世所取法吾敢作楷以示
讓也沒其藏諸家興邦退而語穡曰吾以文墨微
能荷上知待今又親紆札翰光被若茲何可不記
子太史也敢告臣穡曰世之所謂能書者臣知之

矣烏衫袖磨歲月能至雪庵者亦鮮矣至如帝王
萬幾勞乎外百體安于內其能及此乎伏觀此卷
六美具焉上德謙謙則道光一也上心虛則善集
二也示讓則民不爭三也右文則民知化四也知
申事出納王命所謂喉舌也待之厚其不允乎五
也字畫必正必直大小如一又以示夫專一也專
一者誠誠而後有物大哉誠乎天人其外此諸六
也有此六美敢不具錄乎臣稽拜手贊首謹書

書李壽父詩卷後

李君壽父示余杏村所書壽父二大字益老詩僕

公銘其訓仁壽盡矣重違其意乃告之曰人與草
木禽獸皆物也而人則與天地參焉然求之古今
不與草木禽獸同腐焉者幾希不有伊傅周召之
富貴夷齊孔顏之貧賤者乎惟其能參天地而不
愧是以顯當時名後世者如彼其可以也壽父能
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而務求其伊傅周召夷齊
孔顏之所以不與草木禽獸同腐焉者斯可以踐
名與字矣

書陶隱詩藁後

丁巳仲冬晦前三日晨興盥櫛焚香危坐讀陶隱

詩數篇如珠走盤如冰出壑而置之玉壺也黃絹
幼婦之辭吉日癸巳之刻當並傳而不專美矣予
少也讀詩而不知其味獨於夫子所取思無邪之
一語想像髣髴老之至矣而不能忘也陶隱詩語
既洒落無一點塵而其趣惟在於此足以感人情
性之正而歸於無邪矣予是以喜之甚題其卷後
而歸之

書錦南迂叟傳後

迂叟自少攻詩賦出游場屋間同進者皆推以能
而輒不中及以策問爲決場其能如前而加工焉

主司者又輒棄之不取其得者豈皆能於迂叟哉
信乎其命也夫既屈則退而講學名其所居堂曰
中順學者日進其承指授爲文者往往高中取美
仕於是迂叟亦自知其命也乃以迂自名而人亦
以迂目之也夫孰知三數年之迂乃爲一旦榮遇
之地哉今觀迂叟傳清問所及始於舉子飲墨曳
素之事迂叟因而進其說見上頷可則又旁引他
說罄其所蘊及今賦詩援筆立成若有神助即賜
三品服顧視前日同游場屋高科膺仕者皆在下
風使其與迂叟同入對賦詩未必皆如迂叟之能

矣又其正言如魏文貞滑諧如東方朔博洽如張茂先其能不止詞翰之末孰謂迂叟迂哉叟信不迂矣事始末淡菴白先生傳之詳矣予獨取迂叟以迂見遇而卒不迂識諸傳後而歸之

題浩然字說後

虛無汗漫惟道之誕褊心鑿智惟道之否一心之微聖賢是希曰求其正惟去其非廓尔四達用之不竭塞乎天地入乎毫髮而况彝倫孰梗于馴處之泰然克全其天惟廣李氏慷慨君子字曰浩然敢述厥旨

題楊若齋學吟後

及庵閔先生詩造語平淡而用意精深其時益齋先生愚谷先生與竹軒政丞居同里號鐵洞三庵及菴竹軒壻也竹軒仙去而及菴又來居其第三菴之稱未絕一世宗之予晚生幸及平時皆得接其道德之輝以為終身山斗之仰蓋幸之幸也益齋先生每嘆曰及菴詩法自得天趣又言拙翁彥明父性放達少許可獨愛及菴甚游聯騎宿對床不問家人有無生產又同嗜酒又同樂也予之往來及菴之門也及菴年已衰矣而溫溫閑雅俯引

後進惟恐後一日枉高軒陋巷坐樹陰移日而去
予至今未敢忘外孫金敬之氏生長于及菴先生
之家及志學又學于及菴得以親炙益齋愚谷故
其蓬生麻中不扶而直勢所必至又况生質粹美
儕輩莫敢齒乎今觀學吟益知詩法絕類及菴人
樂有賢父兄詐不信然嗚呼詩豈易言哉文章云
乎哉學問云乎哉嗚呼詩豈易言哉

書證道歌後

右證道歌一篇吳興趙承旨子昂書臨川范參政
大朴跋承旨子仲穆待制又觀于松月軒而題其

後自延祐丙辰至至正乙未蓋四十年而趙氏父
子自爲知己觀者益信托名求售之徒無所施其
述矣前林觀寺住持玉田達蘊携之東歸今二十
年矣前贊成事禹公碑謀廣其傳將刻之梓玉田
請予志之子聞吳興趙公子風流精彩如其字閑
雅高妙如其詩觀此墨跡槩可想見其爲人矣禹
公能廣其傳非獨玉田之幸使趙氏父子有知也
其必曰法東流吾道亦東矣其爲自幸何如也予
是以樂書其尾

跋羅興儒賀詩卷

迂叟老而見遇常自比太公望其所負不淺矣及
讌賀客則以王毛仲自居又何其卑也是知迂叟
曾次磊落軒輊出語驚人其得奇遇非幸也亦宜
也

跋黃蘗語錄

黃蘗傳心要訣宛陵錄共三十又八紙唐裴休撰
日本釋允中菴思欲廣布手刻之既徵予言為跋
予於是學益不暇不敢措辭獨書知允者云允年
二十五以歲已亥携是錄航海西學中原為風所
播遂來王京道梗志不果中遭兵厄失其所携本

今所刻者報法齋禪師之舊藏也禪話如麻片屎
礮電掣霆擊令人愕胎惟是錄明白易曉觀允所
好如是其心可知也其師見龍山與道長老同師
中峯有得住持江南兜率寺既而歸國道留燕京
諸山尊敬之皆自以為不及予在燕時熟聞之故
知龍山亦非庸衆人允之淵源又可見已觀遠臣
以其所主允之館於元政堂廉密直也山則必
於人跡所罕至其於墨戲也蕭散有奇趣尤喜為
白衣仙傳神最其為人無可議者予故樂為之書

跋仲玉還學詩卷

仲玉默軒先生之孫二相公之仲子也年升餘入
中國補成均生講習 久見稱同列謁告省親而
將還也一時鉅儒皆贈以詩士林榮之率丑焚蕩
之餘糾正鄭熙得之歸之閔氏存者才九人而又
缺落漫漶讀不成句質以所聞繕寫如右及菴詩
唯得一句不敢不錄庶其或有來告者耳士大夫
贈處詩章固在全集然傳者少本卷又散落人間
子孫鮮有得者况其漫醬甌之歸乎予復思親之
心通于神明鄭氏之得也夫豈徒哉病中寓目有
感于懷予亦鼓篋者也而未得先輩一言之贈觀

是卷益有慕於仲玉焉仲玉可謂有子矣使此卷
遂至埋沒則先儒墨蹟何以照耀來今也哉仲玉
可謂有子矣

跋愚谷諸先生送洪進士詩卷

善之岳溪有洪氏居焉奉其母以孝聞其宦學松
京而還也愚谷鄭先生贈以詩述文憲父子兄弟
主文之盛蓋其母崔氏十世孫云一時儒宗益齋
先生及菴閔先生樵隱李先生漆原尹商議丹陽
禹提學益陽尹都事梅溪鄭旌善蔚珍沈中書陽
川許彞齋皆次其韵而檜山黃平章游於儒老間

喜唱和亦嘉洪而有贈焉今升又六年矣洪氏名
敏求字好古益齋先生所命也與今年知貢舉廉
東亭同登癸巳進士科故其會試也人皆曰好古
得主司矣東亭亦欲老者出其門又欲屈同年爲
門生無疑也好古之心又不能不有望於主司之
或憐而收之也亦無疑矣然以人言公也以天言
命也以升有六年之舊故而不得與於一朝之取
捨謂非天可乎謂非公可乎士生于世少而讀書
老而不輟果何事歟蓋欲知性命之原達得喪之
本無入而不自得焉耳以好古之辭色觀之信乎

油然其中者也信乎知命者也余自僥倖以來再
知試席同年進士被屈而去者亦多矣當其考卷
端心注目一聽於天何暇一毫念及同年舊故同
年舊故不暇念何暇念寒門閥閱哉好古之油然
自得也宜哉東亭之心即予之心也好古之油然
自得也宜哉又况年才四十四他日所就其可量
邪好古之言曰世稱梁寧壯元八十二歲始登科
亦能知貢舉吾何敢畫也其言壯予益嘉之東亭
雖不請於僕猶將張之矧又走書爲好古求予言
哉予故書之以爲後日主司舉予之法

跋及菴詩集

曩予既爲金氏兄弟序其外大父及菴先生之詩
矣及今與敬之同在成均每見敬之受徒餘暇輒
屏靜處日書一紙豐暑不輟予益重之蓋敬之生
長外家故知慕尤深性喜文墨故不怠如此繕寫
甫訖先生門人李端公頤適按慶尚鉞梓之功由
茲克成豈天相敬之篤孝之誠邪弟公入游中原
上書河南王軍門大蒙賞異拜中議大夫中書兵
部郎中兼簽書河南江北等處行樞密院事既歸
不幸而殞敬之更名九容今遷民部議郎講官如

故云

題溪月軒印空吟

超無學普濟高弟也溪月軒其所居也印空吟其
所著也普濟自號江月軒而江之會澗溪也月之
照夫豈有所離合也哉所謂印空吟亦豈形迹之
可尋穡也嘗有慕焉無學游燕京見普濟普濟極
口讚嘆以爲出言吐句如箭鋒相拄一口吞却賓
主句將身透過佛祖關遂以法語衣物表信普濟
既寂無學方以其道爲師於雲水萬衲之間離名
離相應物無跡則溪也月也雖若有形跡存焉至

於捉之不可得則印空也明矣夫空非空也萬物之所從出也物之出也空之用也非佩祖師之印者疇能印其印哉後之讀是集者其無拘於聲律之工不工是道也非言可盡非名可表其亦印空而已矣空可以形色辯耶

書懶翁三歌

珠隨方暎色人之所迷也而其清淨則表佛性枯
髓氣散肉敗人之所遺也而其生存則行佛道百
衲却錦綺綴破爛掩肌膚禦寒暑耳然非此無以
莊嚴威儀安處徒衆入佛道見佛性矣三歌首尾

相應脉絡相通所以示後人也深且切矣懶翁文
字信手未嘗立草吐出實理粲然寫出韻語琅然
然於世俗文字不甚解亦可見焉至於三歌如出
二人之手必其研精覃思而作者也不然何以倣
求嘉句法哉異日流傳西域當有賞音者矣弟子
某等請予書其尾予既訓題目又考其體以塞其
請若其精微之奧非魚焉知魚乎

跋護法論

宋丞相張天覺護法論一篇殆萬餘言釋僧後以
幻菴普濟大禪師之命重刊于忠之青龍寺既訖

携墨本求予跋其尾予觀其辭率不可解然喜闢
韓歐氏韓歐氏吾所師也吾實駭焉雖然五濁惡
世爲善未必福爲惡未必禍非佛何所歸哉嗚呼
護法論宜其盛行於世也

近思齋逸藁跋

元朝北庭進士以古文顯于世如馬祖常伯庸余
闕廷心尤其傑然者也乙酉乙科楔伯遼遜公遠
學於南方年未踰冠盡通舉業間攻古文明大振
旣第應奉翰林選爲端本堂正字久之丞崇文監
方嚮於用而當國者與其父淮南左丞公有怨出

知單州有能聲俄丁內憂寓居大寧時賊已破上
都指遼西公遠挈子弟單騎渡遼水入高麗旣行
數日而賊下大寧矣上以端本從游之故迂勞相
續及見禮待優渥賜田富原封君開府居數年病
卒第公文公素惜其文藁散軼筆其詩可記者爲
二帙辛丑避兵又失之今晉州判官金君子贊得
其一帙於煨燼中而歸之楔氏楔氏回鶻大族入
中國爲名家登第者九人詩書禮義浸漬數世而
公遠積其英華發而振耀之其文炳然直與伯庸
廷心相上下可傳於後者無疑身未沒而已失之

失而又失以至於無幾其亦可悲也夫今觀此藁皆少作蒼然有老氣壯時所著蓋可想也其子都官摠郎天佑謂余曰此藁之存金侯之力也吾兄天民幸爲其長將版而藏之晉之鄉學請序其故余爲略述公之出處大槩與夫此帙之幸存者于篇末以爲他日續文類者所徵云青龍壬子中秋

懶翁和尚語錄跋

李達衷

右王師普濟尊者遊歷諸方時凡日用施爲動作雖片言半偈侍者皆譔集題之曰懶翁和尚語錄其徒幽谷覺宏與諸同志將刊行于世請序于余

余曰序者序其所以不知其所以而強序之則爲人詆誚必矣以盲道行以聾調律其可乎吾知其不可也况有白淡菴之序已無餘蘊庸何贅乎谷曰若然則請跋卷後請至再既不獲已贅其所以廓乎其器澄然厥旨未能窺覩安有所著但嘗聞之佛之爲言覺也將以覺悟群生以慈悲爲化與吾儒先覺覺後覺以仁慈爲教其有同乎不乎吾夫子嘗曰西方有大聖人者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道則一也世之言曰儒佛相非吾知其相非之爲非也非儒

非佛非儒但其徒未至其至者相售而相非
耳仲尼牟尼只是一團和氣今觀此錄益信其爲
然常以去妄修真壽君福國爲定規既吾王尊敬
爲師宜此錄刊行警世

題金按廉詩卷後

予於癸丑秋來自山中友人金君敬之肯訪旅寓
謂曰吾之按部關東也交游贈行序若詩以寵榮
之惟子相燕鳳未獲一言之贖頗有慊乎心者請
跋卷後袖出一軸以示皆一時鉅筆也吾敬之之
才之德之美與夫諸公褒崇勉勵之義則已無餘

蘊矣疇復錯辭於其間哉抑昔聞之觀於海者難
爲水游於聖人之門者難爲言敬之生長功勛善
慶之門優游道德文章之藪奉使關東觀光淮右
宵襟益軒豁氣象增雄豪吾儕之刮目以俟蓋不
誣矣吾何敢蹄涔乎汪洋蟻垤乎崒碎蕪糲乎瓊
漿蘆笳乎錦瑟匪癡即狂必爲咄咄予所以將下
筆輒復止焉者此也敬之之請至再聊以塞責跋

東文選卷之一百二

東文選卷之一百二

二



